

陳修園醫書四十種

閱者注意

本書從前出版祇有四十種現復重加搜輯增加十種其目列下

本經便讀

本草經百種錄註解

婦科雜症

醫壘元戎

名醫別錄

平辨脈法歌括

局方發揮

醫法心傳

增補食物祕書

合計共五十種較前更形完備以供 諸

君子之參考幸垂鑒焉

溫熱贅言

名醫別錄

局方發揮

增補食物祕書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長沙方歌目錄

卷之一

序文

醫病順其自然說

攷二章

太陽方

桂枝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卷之二

太陽方

白虎加人參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甘草湯

四逆湯

目錄

徵引三條

勸讀十則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甘草乾薑湯

調胃承氣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小青龍湯

乾薑附子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四逆湯

茯苓甘草湯

卷之三

太陽方

梔子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乾薑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大青龍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甘草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五苓散

桃仁承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抵當湯

抵當丸

小陷胸湯

大陷胸丸

白散

文蛤散

卷之四

太陽方

柴胡桂枝湯

半夏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桂枝人參湯

黃芩湯

黃連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十棗湯

附子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旋覆代赭湯

瓜蒂散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桂枝附子湯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白虎湯

陽明方

大承氣湯

甘草附子湯
炙甘草湯

小承氣湯

卷之五

陽明方

猪苓湯

猪膽汁方

吳茱萸湯

見下陰方少

梔子棗皮湯

少陽方

小柴胡湯

見上太陽第三

桂枝芍藥湯

少陰方

麻黃附子細辛湯

桂枝加大黃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蜜煎導方
茵陳蒿湯

麻仁丸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黃連阿膠湯

桃花湯

猪膚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通脈四逆湯

卷之六

厥陰方

烏梅丸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霍亂方

四逆加人參湯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陰陽易差後勞復方

附子湯

吳茱萸湯

甘草湯

苦酒湯

白通湯

真武湯

四逆散

見上太陽第三方

當歸四逆湯

麻黃升麻湯

白頭翁方

理中丸



燒視散

牡蠣澤瀉散

附識一道
服不可此用又疑况則我多非實之事傷矣寒余故著醫病順其自然說於不服則可聞去議習俗則傷曰寒傷方而論各方老爲醫教安相相治紀傳戒遂年之

枳實梔子豉湯

竹葉石膏湯
附錄六首
也實仲一百景得其十二道書而論以神也其此用上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醫病順其自然說

病人之吉凶禍福寄之於醫。醫者之任重。然權不操諸醫。而操諸用醫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醫束手無策。始求救於名醫。名醫入門診畢。告以病從何來。當從何去。得那一類藥而增劇者。何故。得那一類藥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盡除者。何故。病勢雖覺稍愈。逾一二日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於前者。又何故。一一為病家說明。定其如此。救誤。如此溫清攻補。如此按法立方。服藥後必見出何證。又見出何證。則向愈預斷其愈於何日。何時。病家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架中不藏本草備要。醫方集解。萬病回春。本草綱目。東醫寶鑑。馮氏錦囊。赤水元珠。薛氏醫按。景岳全書。石室秘錄。辨證奇聞。臨症指南之類。又無強不知以為知之。親友與依阿兩可素稱果子藥之先生。朱紫不亂。則名醫得以盡其所長。傷寒卒病。二三日可愈。最遲亦不出十八日之外。風癆臌膈。一月可愈。最遲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則。病家疑信參半。時醫猶可勉強從事。俟其病氣衰而自愈。若以名醫自命者。斷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敗名。余因熟腸而備嘗其苦。凡我同志可以鑒。此前車。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給。見有同我者。引之互相標榜。遜我者亦不却之。臨深爲高。至於窮本草經。讀靈素法。仲景其立論爲耳所未聞。其治效又目所僅見。遂謙讓曰。我不能如此之神。亦不如此之偏。以取勝也。若輩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奈魔高十丈。且謂古書不可以今用。卽於多讀書處。謂其偏起死證而生。

之卽以出奇入險。目其偏以致病家先入爲主。廣集不偏之醫。厯試罔效。不得已始延爲破釜沈舟之計。究竟終疑其偏。麻桂硝黃則曰汗下之太過也。薑附芩連則曰寒熱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十棗則曰補瀉之不留餘地也。滋水之地黃補元之太參用應多而反少。日食之棗子至賤之甘草用應少而反多。此等似是而非之言。更甚於恣肆。不論於理之言。知幾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猶曰病尙可爲不忍恝然而舍之。此雖活人無已之心。而疑事無功。未能活人。且以課人。蓋藥之所以流行於經絡藏府内外。無有不到者。氣爲之也。氣不自到。心氣主之。膽氣壯之也。彼疑我爲偏。一見我之用藥。又出於意想之外。則心氣亂。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是也不獨心氣亂。而且膽氣亦因之而怯。內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云。十一經皆取決於膽。是也。藥乃草根樹皮及一切金石之鈍物。原藉人之真氣以流行。今心氣亂而妄行。膽氣怯而不行。如芩連入口。其寒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皮毛鼓慄而寒狀作矣。薑附入口。其熱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煩面赤而熱狀作矣。凡此之類。不過言其大略。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順其自然而已矣。又何必多事爲。凡我同志者。能以余爲前車之鑒。則道愈彰。而活人愈衆。

徵引一

傷寒論平脈法第十三節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

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問曰。何緣得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爲災怪耳。程郊倩註曰。望問固醫家之事。亦須病家毫無隱諱。方能盡醫家之長。因復出此條爲病家服藥。瞞醫之戒。災因自作而反怪及醫。故曰災怪。然更有怪災病。不可不知。得仲景法處。仲景方病家大怪以示諸醫。益頭腦吐舌而大怪。乃從其不怪者治之。輕者劇重者死。而災及其身。終不解其病。謂何病。此病近日竟成疫。沿門漸染。仲景却未言及。想仲景時祇有災怪病。尙無怪災病耳。一噱。

按程郊倩謂怪災病。孽不在庸醫之好造謠言。而在病家之貴耳。賤目執俗本之本草。查對名醫之處方。執俗本之套語。貶駁名醫之治法。以致名醫歎息而不與辨。決然而去。豈非災由自取耶。憶戊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氣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朮湯。與腎氣丸間服。許以半月必效。旋有所聞。驚怪而阻。另延津門陶老醫。服葶苈杏仁枇杷葉木通之類。二十餘劑。脹腫癃閉而逝。候補知縣葉名鈞。偶患咳嗽微發。熱小便不利。余曰。小青龍湯一服可效。渠怪而不服。另延姑蘇葉天士之族姪。診之說水不制火。火氣刑金。日以地黃兩許。麥冬阿膠枇杷葉貝母之類爲佐。二十餘日後。與余相遇於北關官廨。自言咳嗽已愈。惟早起氣覺短促。餘無他病。余察其面部皮裏膜外。伏青黯之色。圓口尤甚。按其脈數而弦芤重。按之散而無神。遂直告之曰。此羣

陰用事陽。光欲熄之候。宜拋去前藥。以白朮附子濃煎。調生薑自然汁半杯。六七服。尙可急救。葉公以余言太激而不答。是晚自覺倦怠異常。前醫仍用熟地一兩。黨參五錢。枸杞麥冬阿膠各三錢。杜仲酒芍當歸各二錢。炙甘草一錢。服之次早。神昏不語。痰涎如湧。渠胞弟驚告余曰。前言一線殘陽扶之。尙恐不及。況以熟地等助其陰霾之氣乎。今陰霾之氣上瀰天際。痰涎湧盛。狀如中風。蓋以肝爲風木之臟。人當束方生氣。將脫之頃。往往外呈此象。其實與中風無與也。診其脈弦數散亂。三五不調。余直辭不治。次日未刻果歿。庚午秋七月。前任天津尹丁名攀龍過余旅寓。見其面上皮裏黧黑。環唇更甚。臥蠶微腫。鼻上帶些青色。余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據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一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著癢之套方。卽有談及水飲緩治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行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窮而變計。雖盧扁莫何。丁君心怪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余告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前說。明病發後。毋庸用藥。非自今推諉然無家中生有之治法。惟金匱咳嗽篇。用十棗湯云。欬家其脈弦者。有水此主之。又云支飲家欬滿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及一歲。亦宜用此湯。推病根成於舊歲冬初。未及一歲。且病發止六十餘日。尙在百日之內。喻嘉言醫門法律。欬嗽續論篇言之甚。

詳俟有識有膽者用之。而余則不能。坐中有一老醫力爭不可。余姑擬龍牡甘芩行水化氣等藥而去。遂不復延嗣。余奉委到高陽辦理賑務。聞渠延醫滿座。日以熱地。枇杷葉炮薑附子肉桂人參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血。小水全無而歿。此皆怪災病之新案。

徵引二

張隱菴曰。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一。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一大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去家人。至初更時。癰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脇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處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楚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府邪入藏。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腸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卽隨想而仍從於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脩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也。運氣起法能次年中秋復發。仍用膏藥末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經行坐

鼓
歌
隔
之
證
勢

臥以手按摩。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
按讀此案。知病家不能深信。斷斷不可勉強相從。且不必言。及治當何法。應用何方。
恐後到之醫矯吾言而走入錯路。又恐其從吾言而還致生疑。不如三緘其口之爲得。

徵引三

喻嘉言寓意草云。王岵翁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得居功。謂其意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余商。推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前所患虛風症。余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而致危不得已。又召余視之。雖用旋覆花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尙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獨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余向爲岵翁視病。言無不聽。獨患此大病。竟不樂與交談。且日來喜食羊肉河豚。以召風。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燭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卽清薄之味。尙不易化。況於肥甘乎。今之醫家。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彼時余適有浙遊。旋日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稍

可。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余對曰。胃風久熾。津液乾槁。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衆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尤大劑不效。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逝。按讀此案。以自知醫理。與平時心服之人。忽爲時醫蠱惑。侍從尼阻。竟至不能用而死。可知命之所定。非人力所能主也。嘉言旣盡其道。可告無罪於王岵翁。而人言不足。卽也。余因之有感焉。天下事。事後易爲智。大病一愈。邀功者議補。議溫紛紛。不一以致。旣愈之後。仍留遺患者。有之。垂成忽敗者。有之。夫大病自我愈之。而善後之計。不復一商者。其故有二。一以勝任有人也。一以酬謝可免也。偷薄之風。適以殞命。堪發一歎。

攷二章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卽今之二錢七分也。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汪苓友云。古云銖者。六銖爲一分。卽二錢半。二十四銖爲一兩也。云一升者。卽今之大白盞也。古方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劑。按今之碼子。折實若干重。古方載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載兩服者。宜分兩次服之。頓服者。取一劑而盡服之。只要。按今之碼子。折之至大棗烏梅之類。仍照古方枚數。以碼子有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無異也。

程扶生云。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分爲四分。六銖爲一分。計二錢五分。則所謂八銖者。蓋三分之重。古之七錢半也。然以古今量度。及秬黍攷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實於黃鐘之龠。得古之半兩。今之三錢也。合兩龠爲合。得古之一兩。今之六錢也。十銖爲一千黍之重。今之二錢半也。一銖爲百黍之重。今之二分半也。或又謂古今量度。惟漢最小。漢之一兩。惟有今之三錢半。强故千金本草。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然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強弱。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活法通變。不必膠柱而鼓瑟。則爲善法。仲景者矣。

愚按諸說頗有異同。大抵古之一兩。今折爲三錢。不泥於古。而亦不離於古也。

勸讀十則

一凡積重難反之勢。驟奪其所好。世必驚疑。今且淺而商之。明藥性始於神農本經論。

病情始於靈樞素問。以藥治病。始於伊尹湯液。迨漢仲師出。集伊聖及上古相傳之

經方。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二書外。臺謂又有小品一書。今失傳。方諸舉業家與

四子書無異。而猶有疑之者。豈四子之書亦不可讀乎。則以讀仲師書爲第一勸。

一仲師書文義古奧難讀。卽劉張朱李四家。

明時以張長沙與劉河間李士材之誤也。張石頤、朱丹溪是

張子和當知相沿之誤雖尊仲聖之名。鮮有發揮。更有庸妄者。顛倒是非。謂仲師專工於傷寒。

其桂枝麻黃。只行於西北。宜於冬月。以芎蘇羌獨荆防等劑。爲感冒切用之品。以補中歸脾八珍六味等方。爲雜病平穩之方。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爲陰虛。多寒爲陽虛。自誇爲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僞術。相師能愈一大病。否。夜氣猶存。舉生平所治之證。平心自問。當亦知所變計也。則以知過必改爲第二勸。

一經方效如桴鼓。非若後世以地黃補陰。以人參補陽。以香砂調氣。以歸芎調血。籠統浮汎。待病氣衰而自愈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不必盡劑。可知古人用藥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劑。一二劑之間。後世如薛立齋醫按。云服三十餘劑。及百劑效。李士材云。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此豈果服藥之效哉。乃病氣衰而自愈。若輩貪天之功。而爲己力也。余閱其案。深憫病人之困於

藥甚於桎梏也。則以經方之療效神速爲第三勸。

一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

以存津液三字爲主。試看桂枝湯和平解肌。無一非養液之品。卽麻黃湯輕清走表。不加薑之辛熱。棗之甘壅。從外治外。不傷營氣。亦是養液之意。

故統製一劑分爲三服。不必盡劑可愈。愈後亦無他病。近醫芎蘇羌獨荊防芷苦燥辛烈。大傷陰氣。最陋是吾閩習氣。謂二陳湯爲發汗平穩之劑。方中如陳皮之耗氣半夏之耗液。數之則止。血即止。汗之驗。擣

茯苓滲利太早。致邪陷少陰。皆所以涸

其汗源。

此二字余研究十年方悟

留邪生熱。以致變成煩躁大渴。譖語神昏等證。所謂庸醫誤人者。

此也。至於金匱一百四十三方。大旨是調以甘藥四字。後世之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及四物八珍。十全歸脾逍遙等劑。頗得甘調之意。而偏駁不馴。板實不靈。又不可不知。則明經方之有利無害爲第四勸。

一仲師爲醫中之聖人。非至愚孰敢侮聖所疑者。其方也。方中無見證治證之品。且銖兩升斗畏其大劑。不敢輕試。不知本草亂於宋元諸家。而極於明之李時珍。能讀本經。洞達藥性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備極神妙。況古人升斗權衡。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之三。每劑分三服。一服亦不過七八錢。與兩零而已。較之時方之重者。乃更輕。今以古今之碼子折算。又爲之淺淺解釋。俾知經方道本。中庸人與。知能爲第五勸。一先入爲主人之通患也。桂枝湯。小柴胡湯。無論傷寒雜病。陽經陰經。凡營衛不和者。